

## 现代汉语对举四字格“有 N1 无 N2”的构式分析

王 艳

(信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现代汉语“有 N1 无 N2”对举四字格由动词“有”与“无”对举而出,构成奇位固定形式;在 N1、N2 中嵌入意义相反、相对或相关的名词或名词性语素,形成偶位待嵌部分;进入该构式的 N1、N2 须属于同一上位范畴、具有象似关系。“有 N1 无 N2”构式义为:言语使用者对与其预期相悖的残缺领有关系朝着积极、正向的方向或消极、负向的方向做出的单向凸显性评价。该构式的构式义与构件义的互动关系为:构式的压制造成 N1、N2 的语义对比凸显或加强,N1、N2 的语义关系制约构式义的浮现和凸显。

**关键词:**“有 N1 无 N2”;语义特征;构式义;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H14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20)01-0106-06

## 一、引言

对举是一种现代汉语中常见的格式,通常由两个或者多个字数相同或者相近,语义相同、相近、相关或者相反的语言单位构成,其构成单位外在或者内在形式彼此对称<sup>[1]35</sup>。在现代汉语中,四字格式“有……无……”由来已久,具有很强的能产性。自先秦时期以来,已有逾千条“有……无……”式词语出现。从固定短语如“有备无患、有教无类、有气无力、有始无终、有恃无恐、有头无尾”等,到使用频度及广度较高的“有缘无分、有权无职、有去无回、有借无还”等,再到临时性组合如“有病无钱、有车无位、有海无防”等,不胜枚举。

学界已有学者对“有……无……”格式进行了研究。洪邦林、贺君描述分析了进入该格式偶位变项的成分的词性,梳理了变项之间的语义关系,概括出“有……无……”的语义类型<sup>[2]3</sup>。王丽芳、陈昌来比较了该构式的整体语义及“有……”与“无……”的意义加合,分析了不同子类构式的构式义差异<sup>[4]5</sup>。顾鸣镛结合认知构式语法理论框架,探讨了“有……无……”构式的概念整合层级及其理据性承继关联,对该构式上下位理据的承继进行了解析<sup>[6]</sup>。

本文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聚焦由进入该构式的名词及名词性语素构成的“有 N1 无 N2”四字格,基于构式语法基本理念,对其结构意义及来源、N 的约束条件、各构件义与构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探索,以求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有 N1 无

N2”的构式意义究竟是什么?其二,什么样的 N 能进入该构式?其三,构件义与构式义如何互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之“有 N1 无 N2”中的 N 既指名词,又包含名词性语素。文中语例来自相关学术论著、工具书,以及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现代汉语语料库进行检索并去伪剔重所得。经统计,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合乎本文界定的“有 N1 无 N2”格式用例共 320 个。

## 二、“有 N1 无 N2”的构式意义

Goldberg 指出:任何语言格式,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方面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其他已经存在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构式。此外,即使有些语言格式可以得到完全预测,只要它们的出现频率很高,这些格式仍然会被语言使用者存储为构式。在探讨构式的意义时,Goldberg 指出,意义应被理解为是广义的,既包括使用中的语境,又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语义。她还指出,构式也可以是由形式、意义和语境构成的三重体<sup>[7]5,46-65</sup>。近年来,语言研究越来越倾向把构式的百科知识内容纳入研究范围,认为这部分内容属于构式意义的一部分,是语言理解不可缺少的内容<sup>[8]</sup>。据此,对“有 N1 无 N2”的构式意义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对该构式形式、意义充分观察及其语境的全面把握之上。

## (一)“有 N1 无 N2”的构成及特点

吴长安依据心智语库理论将“待嵌构式”定义为: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之一,符合构式要求的部分

收稿日期:2019-09-10;收修日期:2019-11-28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BYY012);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7-ZZJH-474)

作者简介:王 艳(1981—),女,河南信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固定、部分需要填充的语言结构<sup>[8]</sup>。在“有 N1 无 N2”中,动词“有”与“无”对举而出,构成奇位固定形式,N1、N2 由名词或名词性语素嵌入,构成偶位待嵌部分,形成对称性的待嵌并列动宾结构“有 N1 无 N2”。

## (二)“有 N1 无 N2”中 N 的分布

从语形上看,“有 N1 无 N2”四字格中的 N1、N2 可以是相异的单音节名词或名词性语素,如“有货无标、有屋无人、有厂无薪、有林无果、有市无货、有权无责”等,此类“有 N1 无 N2”占语料的一半;也可以是构成偏正式或并列式双音节名词的单音节语素,如“有墓无碑、有海无防、有始无终、有气无力、有山无水、有缘无分”等,其中,偏正式双音节名词与并列式双音节名词的单音节语素进入 N1、N2 的用例数量大致相当。

就 N1、N2 的语义而言,在“有 N1 无 N2”结构中的名词不能随意组配,亦即 N1、N2 需具有一定的意义关联。缺乏意义关联的 N1 和 N2 进入“有 N1 无 N2”的可能性不大,“有水无书”“有油无眼”之类的说法通常无法成立。分析搜集到的语料,可以看到,N1、N2 意义关联呈现出相反或相对、相关的关系。

一是 N1、N2 意义相反。N1、N2 意义相反指二者语义关系的绝对对立,二者语义域中不存在中间状态,对一方的肯定即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否定。如:

(1)亲家奶奶,有了儿子,要有女儿,那才是好事,正所谓有儿有女一对宝。要是**有儿无女**,**有女无儿**,都是美中不足。而且,最理想是生一个儿子,再生一个女儿,然后又生一个儿子,这叫着梅花间竹。(岑凯伦《合家欢》)

(2)在传说中,养蚕织丝的发明者嫫祖,不就是黄帝的老婆,为什么没有被当成祖宗祭拜呢?祖宗里怎么能是**有男无女**?

以上两例中,表示性别的“儿”与“女”、“男”与“女”构成绝对反义对立,因为对于性别的判断只有非男即女、非女即男两种可能。

二是 N1、N2 意义相对。N1、N2 的内涵不是互斥关系的绝对对立,二者语义域中存在中间状态。此类 N 多为抽象名词,如:

(3)我们必须竭力把事情做好,**有头无尾**的事是不值得一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3 卷《伟大的同盟》)

(4)自成!咱们是表兄弟,又是郎舅之亲,还都是高闯王提拔的爱将,好多年同患难,**有恩无怨**,如今我因你兵败至此,眼看着要全军覆没,特意来向你

进言。(姚雪垠《李自成 1》)

(5)只报喜不报忧,不说明**有喜无忧**;敢于报忧,也不说明**有忧无喜**。(《人民日报》2000 年)

以上三例,头与尾、恩与怨、忧与喜不是相斥关系,比如,没有头并不意味着有尾,无怨并不表示有恩,无忧并不表示有喜。

三是 N1、N2 意义相关。N1、N2 之间具有某种间接或直接联系,如:

(6)他干咳两声,赔着笑躬身道:“小人们**有眼无珠**,不认得你老人家,打扰了你老人家的酒兴,小人们该死,这就滚出去了。”(古龙《小李飞刀》)

(7)如今朝政昏暗,官绅横行;民间**有天无日**,是非颠倒。(姚雪垠《李自成 2》)

(8)与其三千多人捆绑在一起**沦为有厂无薪**的困境,莫如先给一千多人找条出路,也不失为上策啊!(梁晓声《钳工王》)

(9)一些地方过去曾轰轰烈烈、不切实际地盲目开展各种文化节活动,简单地以文化活动作为直接促销和招商手段,**有台无戏**,有节无市。(新华社 2001 年 9 月份新闻报道)

(10)《旧唐书》说李商隐和温庭筠“俱无特操,恃才诡激”;《新唐书》则引用令狐的话,说他“忘家恩,放利私合”。似乎李商隐真是**有才无德**的轻薄之徒。(《读书》vol-190)

以上 5 例中,“有 N1 无 N2”中的两个名词性语素均呈现出间接或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包蕴关系,即一方为另一方的组成部分,如(6)(7)中珠为眼的一部分,日是天的一部分;或为因果关系,即一方的存在或实现导致另一方的发生或存在,如(8)中,无论就管理者还是工人而言,薪水均为工厂运营的必然结果;或为用途关系,即一方是另一方实现目的的工具,如(9)中,台的用途是为戏剧之类的演出活动场所;或为同一关系,即从不同侧面描述同一事物或某一理想状态,构成某一事物或理想状态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10)中的“德”“才”兼备是我国衡量圣贤的尺度,二者共现,构成了圣贤之人的理想状态。

## (三)“有 N1 无 N2”的构式意义

在现代汉语中,“有”是一个意义、用法纷繁复杂的动词,由“有”构成的各种相关格式也呈现出繁复、多样的句法特点和语义特点。袁毓林指出,话语中的动词“有”能够激活“存在”和“拥有”两种语义情景<sup>[9]</sup>。袁毓林从认知角度将这两种语义情景的框架角色描述为“拥有者—拥有物”“存在处所—存在物”等,分析了“有”字句表现出的不同语义情景特点,把

“有”字句所表达的基本语义模式概括为四种:领属关系、包含关系、包括关系和存在关系,前三种关系属于拥有情景,最后一种属于存在情景。同时,袁毓林还指出,“拥有”和“存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X拥有Y”就意味着“Y存在于X那儿”和“X那儿存在着Y”,反之亦然。因此,我们认为,从广义上讲,动词“有”激活的是一种领有者对某物、某种社会关系、某种属性的领有。“无”作为“有”的反义词,是对领有的否定。就语形而言,“有N1无N2”促使语义上相近、相反或相关的N1、N2构成语义对立,似乎表示有前者无后者。然而,在分析构式语义时,仅仅分析其形式,忽略其语境及构式框架的内部语义关系,由此得出的构式语义往往过于片面。要准确全面把握构式的意义,则不能将构式与语境、语用分离。也就是说,对构式意义的概括需综合考虑构式使用的话语场合要求、语言环境条件和发话人的主观性意愿等因素。由此,我们认为该“有N1无N2”构式的意义为:言语使用者对其预期相悖的残缺领有关系朝着积极、正向的方向或消极、负向的方向做出的单向凸显性评价。

### 1. 与言语使用者预期相悖

Talmy指出,语言中的某些构式和词汇形式往往能引起对比框架<sup>[10]256</sup>。据此考察“有N1无N2”结构可以看到,在形式上,该结构中常项“有”与“无”的前后序位关系固定,即“有N1”出现在“无N2”之前;在语义上,该结构中的N1、N2并非随意组配,而是相反、相对或相关,使得二者在语言使用者的大脑中构成完整的意象图式,N1、N2共现,表征着某物、某社会关系或某种属性的理想化状态。因此,对于语言使用者而言,N1的出现往往激活其对于与N1具有认知联系的N2的联想,这种激活投射到语言表达式层面,则表现为表示肯定对N1领有关系的“有N1”往往激活对N2领有表示肯定的“有N2”。也就是说,“有N1无N2”蕴含一种与其相反的“有N1有N2”的对比。如“有始无终”引起其与“有始有终”的对比,“有儿无女”蕴含与“有儿有女”的对比,“有山无水”则内蕴与“有山有水”的对比。对于某些由构成偏正式或并列式双音节名词的单音节词素N1、N2,如筋骨、缘分、力气、车位等,“有N1无N2”则引起其与“有N1、N2(或有N2、N1)”“N1、N2兼备”的对比,即“有筋无骨”对比“有筋骨”、“有缘无分”对比“有缘分”、“有气无力”对比“有力气”、“有车无位”对比“有车位”。对于语言使用者而言,在“有N1有N2”“有N1、N2(或有N2、N1)”中,N1、N2形成的完整意象图式在其大脑中出现,激活其关于

某物、某社会关系或某种属性领有的理想化状态,这种理想化状态通常与语言使用者的预期一致。而“有N1无N2”则打破了完整的意象图式,理想化领有状态遭到破坏,形成残缺领有,因而与语言使用者预期相反。也就是说,“有N1无N2”结构表征与语言使用者预期相悖或预期未果的残缺领有关系,例如:

(11)我们常常惊叹老天爷的吝啬,有的地方,不是有山无水,便是有水无山,总是不能兼美,而难免遗憾。独对于斗门,山、海、田、水、林、果、渔,无不慷慨赐予。(《作家文摘》1997年)

(12)王大禎又解释说:“第一是脑舌并存。中国从前的外交家,有脑无舌,与外国人交涉,需翻译代舌,诸多不便。现在的外交家,则多有舌无脑,虽然满口洋话,流利无比,但常忘记自己是中国的外交官。(《读者》合订本)

(13)朝鲜人民曾长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过着有家无国的悲惨生活。(《人民日报》1994年)

以上3例中,“有山无水、有水无山”与“有山有水”、“有脑无舌、有舌无脑”与“脑舌并存”、“有家无国”与“有国家”构成对比。其中,“有山有水”是语言使用者对斗门这一地方(领有者)领有山、水等自然资源(某物)的理想预期,“脑舌并存”则是言者对外交家兼具捍卫国家利益的智慧和翻译能力的理想预期,“有国家”表明言者的理想预期是朝鲜人民由朝鲜政权而非日本政权领导。相反,“有山无水、有水无山”“有脑无舌、有舌无脑”及“有家无国”则分别表征了领有物、领有状态、领有社会关系的残缺意象图式,与言者的理想预期相悖。

### 2. 单向凸显性评价

所谓单向凸显性评价,是指言语使用者对其预期相悖的残缺领有关系的评价呈现出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倾向,因而使评价褒化或贬化,表现为正向凸显性或负向凸显性评价。在“有N1无N2”结构中,“有”“无”将领有者对进入该构式的N1、N2的理想化完整领有打破,使某一部分得到了凸显与强调,语言使用者结合自己的预期对这种凸显做出评价,朝着与持有者所希望的、正面、积极的方向做出的评价为正向凸显性评价,反之则为负向凸显性评价。如:

(14)丝绸被面上的梅花、喜鹊图案,在中国南方如苏杭地区,被看作是“喜上眉梢”的吉祥象征,而在东北,却认为梅花“有花无子”、喜鹊张口预兆争吵。(《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15)三维人称:对人的管理最主要的是培育和

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以科学行为规范人。这是管理的软件。硬件是形,软件是神。有形无神,品位不高;形神合一,企业才能成为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市场报》1994年)

(16)专家认为,南高洛古乐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它填补了中国音乐史有史无声的空白。古乐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古代音乐发展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新华社2004年8月)

例(14)中,花为梅花,子则为果实,植物通常均开花结果,而梅花有花无子,与言语使用者对植物属性的理想预期相悖,梅花没有果实这一属性得到凸显,“有花无子”中“无子”相对于“有花”得到了言语使用者的强调。在语境中,“无子”为一种不祥的表现,因而被给予了负面评价,“有花无子”呈现出贬义化的消极情感倾向。例(15)中,言语使用者对企业属性的理想预期为“形神合一”,“有形无神”与这一预期相悖,尽管企业“有形”,与“无神”相比,“无神”处于凸显地位,因而,言语使用者对企业做出了“品位不高”的消极负面评价。例(16)中,音乐史具有的理想属性完型为“有史有声”,“有史无声”打破了理想预期,“无声”得到凸显,言语使用者称其为空白,表现为消极意义,是对音乐史的属性的负面评价。

我们注意到,在搜集到的语料中,表示负向凸显性评价的“有 N1 无 N2”有近 95%,仅有少数“有 N1 无 N2”为正向、积极、褒化的倾向性评价,如“有恩无怨、有功无过、有错无罪、有益无害、有惊无险、有利无弊”等。这类表正向凸显性评价的“有 N1 无 N2”之所以具有褒化倾向,是因为进入该结构中凸显残缺领有关系的 N 具有贬化意义,如“过、害、险、错、罪、弊”等,使得言语使用者对完整领有关系的预期评价含有负向性和消极意义,因而违背其预期的残缺领有关系就不再具有负向凸显性,而是表现为褒化的正向凸显性评价。

### 三、N 的认知语义约束条件

前文已指出,在“有 N1 无 N2”结构中的 N1、N2 的语义具有相反、相对或相关的关系,然而,在对语料的梳理中我们发现,某些看似不相关的名词性语素也能进入“有 N1 无 N2”结构,如“有血无墨、有酒无剑、有酒无灯”等。尽管偏正、并列式复合名词的单音节语素占到“有 N1 无 N2”结构语例的半数,但某些并列或偏正式复合名词,如意思、困难、力度却无法进入到“有 N1 无 N2”结构中,如“有困无难”“有意无思”“有力无度”的说法难以成立。我们尝试

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理论和相似性原则对 N 的认知语义约束条件做一分析。

#### (一) N1、N2 属于同一上位范畴

“范畴化”是指人们划分范畴的过程和方式,是“人们基于互动的体验,对外界事体(事物、事件、现象等)的属性进行适度概括和类属划分的心智过程或理性活动”。语义范畴是范畴化最直接的对象,人类借助范畴化能力建立概念框架和语义系统,理解各类事体之间的种种关系<sup>[11]30-33</sup>。Rosch 和 Mervis 将范畴分为上位层次、基本层次、下位层次三个主要层次,三个层次范畴的抽象性及概括性呈现出递减趋势<sup>[11]42</sup>。人们能够以基本层次为出发点,向上或向下不断扩展来形成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也可以此为基础通过隐喻发展出其他具体或抽象范畴。因而,物体、社会关系、属性等都具有不同的范畴和层次。

运用范畴理论分析“有 N1 无 N2”格式中 N 的约束条件,我们看到,N1、N2 必须属于同一事物、社会关系或特征上位范畴,如:

(17)当然,这种关切世事、忠君爱国的政治品格和深厚的思想感情、艺术修养,与作者的真实性情有关,所谓“作诗当自写性灵”,“盛唐人诗,有血无墨”均是此。(科技文献)

(18)目前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存在着三对矛盾:“有岗无人”和“有人无岗”现象并存……(新华社2004年3月)

(19)能够让大家都笑一笑,大概就是我写作的两大目的之一了。赚钱当然是我另外的一大目的。一九八一·五·二深夜凌晨间,有酒无剑。(古龙《陆小凤传奇》)

(20)霍都转过头来,对朱子柳道:“你既不用兵刃,咱们拳脚上分胜败也好。”朱子柳道:“非也。我中华乃礼仪之邦,不同蒙古蛮夷。君子论文,以笔会友,敝人有笔无刀,何须兵刃?”(金庸《神雕侠侣》)

例(17)中,“血”本义为“人和高等动物体内循环系统中的血液”,“墨”本义为书画所用的黑色颜料,前者属于“体液”范畴,后者属于“读写工具”范畴,二者看起来似乎没有联系。但是,通过隐喻,“血”指诗歌中所表达出的诗人的真实性情及诗人关切世事、忠君爱国的政治品格,“墨”则为诗歌的表达形式、语言、格律,由此,二者同属于“盛唐诗歌的特点”这一上位范畴。例(18)中,“岗”与“人”同属“就业关系”这一上位范畴。例(19)中,“酒”与“剑”原本分别属于“饮品”“武器”范畴,但是,熟悉古龙先生作品及生平的读者都知道,酒与剑为古龙武侠小说中侠客及

古龙先生本人的嗜好,因此,二者在例句中同属“古龙及其笔下侠客的嗜好”这一上位范畴。例(20)中,“笔”与“刀”原本属于“文具”“武器”范畴,但在句中,“笔”为金庸先生笔下“朱子柳”与“霍都”对抗时使用的兵器,因而二者同属“侠客的武艺”这一上位范畴。由此可见,言语使用者在允准N1、N2进入“有N1无N2”结构时,已将二者范畴化至同一上位范畴。

## (二)N1、N2必须满足象似关系

Haiman指出:一般来说,语义之间联系密切的语项往往用相应的句法之间联系密切的语项来表征<sup>[12]</sup>。Givon提出临近原则(the Proximity Principle):功能、概念或认知层面上联系更密切的实体在语码层面的排列也更接近,即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更接近<sup>[7]197</sup>。因此,语言表层形式间的关系实则为语义关系的临摹。那么,作为表层形式的“有N1无N2”临摹了什么样的N1与N2的语义关系呢?

首先,进入该格式的N1、N2须具有概念距离象似关系,即N1、N2同属一个义群或一个概念域,这一点前文已有提及(N1、N2属于同一上位范畴),不再赘述。此外,二者还应具备顺序象似关系,即N1、N2之间的语义关系必须与其所对应的时间顺序、空间顺序和文化观念一致,也就是说,N1、N2所表征的语义关系应与时间、空间及文化观念的逻辑关系一致,这种一致表现为前文提及的N1、N2之间具有相对、相反、包孕、因果、用途和同一关系。

但是,某些抽象名词,如意思、困难、品位,尽管其N1、N2也具有同一关系,即从不同侧面描述事物的属性或状态,进入“有N1无N2”却难以成立。那么,为什么同为从不同侧面描述事物的属性,“有才无德”“有情无义”“有勇无谋”成立,而“有困无难”“有意无思”“有品无位”却难以成立呢?观察抽象名词语素构成的“有N1无N2”语素,我们看到,N1、N2之间存在一种认知及文化规约顺序:一方面,在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及认知规律的影响下,N1、N2之间存在程度高低差异,如“德”优于“才”、“义”重于“情”、“谋”胜于“勇”;另一方面,对于语言使用者的经验而言,二者表示的属性中,一方较之另一方更难具有。因而这些语素可以进入“有N1无N2”构式中,表达正向凸显性或负向凸显性评价。而“意”与“思”、“困”与“难”意义接近,不存在程度高低差异,故无法成立。再看“有品无位”,“品”表示品行,“位”表示“官阶、位次”,二者均带有褒义色彩,“有品无位”因此呈现为一种消极的负面评价。然而,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品行重于官阶,“有品”胜于“有位”。与此对应的是,我们在语料中找到了“此生为人,我

的高峰,将不是玉堂金马,亦不是名噪一时,而是得到父亲所拥有的那份无位有品,无名有尊的布衣文化之传承”的表达,这表明“有品无位”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品”“位”在语言表层呈现出的序位与文化观念中二者规约序位相反。

## 四、构件与构式的互动关系

Goldberg用“互动”来描写动词意义与构式意义间的互动关系。王寅针对这一观点提出:构式义具有“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特征,词汇义具有“自下而上”的嵌入式特征<sup>[13]201</sup>。一方面,构式义往往对词汇义发挥压制作用,使词汇义在构式义的压制下做出调整与改变,是为构式压制;另一方面,词汇也能调整或改变整个构式的意义或用法,是为词汇压制。就“有N1无N2”格式而言,构式与构件的互动在构式压制方面表现为其构式义对构件义的压制导致了N1、N2的语义对比凸现,在词汇压制方面则表现为N1、N2的语义关系制约了构式义的浮现。

### (一)N1、N2语义对比凸显

“有N1无N2”构式义向构件义的渗透表现为N1、N2间语义对比的形成与对比凸显。一方面,N1、N2不具有语义对比关系,进入格式后,却形成了对比。如例(17)中的“血”与“墨”的词义及用法各异,语义也不相反相对,二者之间没有对比的特征,但是进入“有N1无N2”后,在构式的压制下通过隐喻具有了原本没有的特征,呈现出统一性。与此同时,二者又被“有”“无”分裂,形成对同一事物(盛唐诗歌)从不同方面进行描述,从而构成对比。再如“有眼无珠”,“眼(睛)”与“(眼)珠”原本是包蕴关系,并不对立。进入“有N1无N2”后,“有眼”表示应具备识别力,“无珠”表示实际上未能辨别事物本质,“眼”与“珠”构成预期具有的能力与实际未能实现的能力之间的对比。另一方面,某些N1、N2具有一定的对比关系,进入格式后,二者之间对比程度加深,获得语义对比的凸显。如俗语“有耳无嘴”常用来指他人讲话时,应该侧耳静听,不可多言。其中,“耳”和“嘴”原为听觉与发音器官,前者接收声音,后者发出声音,功能上存在一定的对比。进入“有N1无N2”结构中,“有耳”引申为倾听,“无嘴”引申为不随意发表言论,“有”和“无”使“耳”与“嘴”的功能对比进一步凸显为“倾听”与“说话”的语义对比。

### (二)N1、N2制约“有N1无N2”构式义的浮现

考察语料,我们看到,在“有N1无N2”实例构式中,偏正或并列式双音复合词拆分后进入构式的语例占半数以上,如“有儿无女、有头无脑、有官无兵、有筋无骨、有惊无险、有车无位、有名无牌、有名

无实、有肉无骨、有妻无子、有车无马、有气无力、有山无水、有眼无珠、有职无权、有缘无分”等。在余下近半数语例中,N1、N2 也多具有事物或事件完整性的特点,如“有花无实、有照无证、有板无眼、有洞无水、有灶无米、有体无衣、有德无才、有岗无业”等。只有极少数语例,如“有血无墨、有心无物、有酒无灯、有商无文”中,N1、N2 的语义关系缺乏关联,对其理解依赖于语境。这表明,N1、N2 的语义相关程度制约“有 N1”与“无 N2”的构式义浮现程度。N1、N2 相关度越高,与“有”“无”结合后,前后项转折程度越高,反预期意义越凸显,正向或负向凸显的语义越明显。在上述数例中,无论是复合词拆分而来的 N1、N2,还是具有完整性的独立 N、N2 语素,都具有关联紧密、相关度高的语义特点,因而一方的出现就容易激发起语言使用者对另一方的预期,使“与语言使用者预期相悖”的构式义浮现得更为明显。由此,构件 N1、N2 的语义关联度越高,则与“有 N1 无 N2”格式更契合,构式义的浮现越明显,固化程度越高。而语义关联度低的构件则会制约构式义的浮现与固化,使构式义的解读更加依赖语境。

### 五、结语

我们从构式语法角度出发,对“有 N1 无 N2”的结构意义及意义形成的认知动因、N 的认知语义约束条件、构件义与构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本文仍有一部分问题未能得以解决,比如构式意义究竟从何而来?其生成机制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有 N1 无 N2”与“有 N1 有 N2”“无 N1 无 N2”构式是否存在发生学上的先后关系?

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

### 参考文献:

- [1] 甘莅豪.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 [2] 洪邦林.“有 A 无 B”格式的句法语义分析[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6):119-121.
- [3] 贺君.存在动词对举格式“有 X 无 Y”及其相关格式研究[D].延边:延边大学,2012.
- [4] 王丽芳.现代汉语“有 A 无 B”格式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 [5] 陈昌来.现代汉语类固定短语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
- [6] 顾鸣镛.框架构式“有 X 无 Y”的整合层级及其理据解析[J].汉语学习,2016(12):45-51.
- [7] GOIDBERG.运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的本质[M].吴海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8] 吴长安.待嵌构式的挖掘价值和未来话题[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12.
- [9] 袁毓林,李湘,曹宏,王健.“有”字句的情景语义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2009(3):291-307.
- [10] TAIMY.认知语义学(卷 I):概念构建系统[M].李福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11] 王寅.什么是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 [12] HAIMAN J.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J]. Language, 1983(59):78-819.
- [13] 王寅.构式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 A Study on Symmetrical Construction "You N1Wu N2" in Modern Chinese

WANG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semantic relation between N1 and N2 of the symmetrical constructions "You N1 Wu N2" in modern Chinese, the current discussion probes into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of the "You N1 Wu N2", the cognitive semantic restriction on "N" in the "You N1 Wu N2"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and the meaning of the components.

**Key words:** You N1 Wu N2; semantic features; constructional meaning;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韩大强)